



眺望

□孔祥秋

忽然就迷茫了，不知道目光该向何处眺望。

腊月，是最冷的日子了，可总是让人心底一点一点生暖。那时候，我也是这样，虽然身在很远很远的他乡，可一进腊月门，就会越来越兴奋，因为眼光是有着落的。老家的父亲，正将路上的雪扫向巷子的尽头，扫向村外越来越远的地方；在母亲越来越急促的风箱声中，那炊烟的香味越来越浓了。

腊月，让原本寂寞的村子渐渐热闹起来。多少脚步，正兴冲冲地赶往那里。是的，在春天，向远方蜂拥而去的人们，在岁末的风雪中，次第而归。

城市是可供眺望的高处，乡村是目光和身心的归处。

农历，是属于农家的，这最后最寒冷的页码，才是季节的高潮，才是民间的高潮，那些忙碌里藏着那么多欢喜。

我总以为自己会这样，在一年年的行走里，奔向那个热气腾腾的小院。北屋的门口，挂着两串红辣椒；窗台上，放着一把大葱和两棵白菜；院子里那只芦花鸡正“咯哒咯哒”叫着，钻出下蛋的窝；一群麻雀忽地在枣树的枝头，忽地在柴草堆旁，叽叽喳喳地吵闹着；屋中间的蜂窝煤炉子，火正旺，锅里“咕嘟咕嘟”地响着，那是腊八粥。

在民俗里，南北的腊八粥有异，但都是取多种食材熬制而成，什么黄米、白米、栗子、莲子、松子、葡萄干、杏仁等，细细煮，慢慢煨。

记得小时候，半夜醒来，见为我们缝制衣服的母亲正在灯下打盹。而熬腊八粥的母亲，守在那里，从来都是一身精神，被炉火映照得容光焕发。袅袅热雾里，她似乎又回到年轻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的腊八粥挺简单的，多是小米加了红枣。的确，日子还清寒。腊八粥熬好了，也没什么配菜，各人去门后的咸菜缸里，捞一根粗盐腌制的胡萝卜或是白菜帮，在清水里稍稍一冲，一咬嘎嘣脆，一咬一口鲜。

大抵是那时候的味蕾比较纯净，遇见没加糖的粥，囫圇个的胡萝卜，或者不切开的白菜帮，也立时就兴奋起来。如今，我们的舌苔在种种油腻里，似乎是渐渐厚了，再也唤不醒，嘴里再也发不出那啧啧有味的声响。

简单的温暖，那么浓，那么黏稠。

那年，我滞留在了远方的小城里，我知道再没有人为我点旺那炉火。是的，自从母亲和父亲先后离世之后，老家的小院真正地属于腊月了，角角落落，冰是冰，雪是雪，就算有偶尔的一缕阳光，也像蜘蛛网一样惹人心烦了。守岁的麻雀散去了，衔春的燕子也不来了。那块母亲在那里忙碌、父亲在那里静坐的捶布石，好像也不见了。前年回老家，不小心被什么绊了一下，我细细一看，才知道那石头还在，原来是被埋在泥土里了。

尘埃，淹没了多少心中的念想？

父亲母亲，两个要强而努力的人，也是这样成为了泥土的一部分。那小小的坟包，是他们生命倒下时溅起的一朵泥浪。老家的田野里，散布着一朵又一朵这样的泥浪，春天、夏天，甚至秋天，都被庄稼遮挡了。只有冬天，人们才会看见这连绵起伏的孤独。

这些年来，在岁末都是努力回避文字，因为我再也写不进那炊烟里，再也写不进那麦田里，再也写不进那鸡飞狗跳的街巷里，再也写不进邻居二奶奶高一声低一声骂街的腔调里。一落笔，都是慌张和零乱。

这不，一人腊月，就眼神寂寥了，心无处安放，我就独自坐在海堤上，眺望那茫茫无际的浪涛，用这凛冽的冷，冰镇我情感的每一丝波动。

寄居在小城里，远离布谷鸟的叫声，远离枣树上挂起的那汪中秋月亮，农历似乎是老了，可腊八节每年都还在，家中的食材也应有尽有，可这乡愁之粥，我用尽一个又一个腊月，也煮不烂、熬不熟，总是那么硌牙、那么伤胃、那么烧心。

那碗粥，那让我不顾风雪奔赴而回的温暖，比万水千山更远了……



腊月烟火 腊味飘香

□管淑平

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可不知不觉就过了元旦；总觉得离过年还远，可又悄无声息进了腊月。

于是，先前慢悠悠的心情忽然莫名紧张起来，这种紧迫感每到年尾便会愈发显现。一年365个日夜，来了又走，像是生命中的一缕风，可它们又的确构成了我每个与众不同的曾经。小时候，最期待腊月来临；长大后，最害怕一年走到头，害怕父母慢慢老去，害怕自己忙忙碌碌却又庸庸碌碌。

一年走过的光阴，到了腊月变得清晰起来，年初到年尾的距离像一场老旧电影的慢放。记得以前住在乡村时，每当腊月来临，村里人家都会挑一个合适的日子，请来当地的屠夫和一些年轻力壮的人，把自家喂养了一年的年猪宰杀。那时的我们，好像在腊月才会实实在在的触摸到幸福的味道。

杀年猪要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通常，天蒙蒙亮主人家就已经忙起来了，一口宽大的瓦缸摆在院子里，厨房里热水一锅接一锅地烧，烧开后倒进瓦缸里。等大伙一来，主人家推开猪圈的门，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挽起衣袖，准备大显身手。那头养得肥头大耳的年猪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安分地哼哼着。但人们并没有因此心软，生活的规律和过年的喜悦让这一切显得那么理所当然。

喧闹声中，有人抓着猪耳朵，有人抱着猪腿，使出浑身力气将年猪拉出来，然后按在一张宽大的木板上。随着屠夫熟练地磨刀霍霍，年猪很快就停止了最后的折腾。院子里的氛围却越发高涨，瓦缸里的开水冒着腾腾热气，有人刮毛，有人剔肉，有人处理内脏，大伙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们这帮小孩子躲在柴屋的门后，好奇又害怕地偷看。这时屠夫将猪尿泡割下，使劲吹成皮球模样，然后打上一个死结，一些胆大的小孩就围上去，开始踢来踢去。

等所有事情都忙完，招待客人的是一场盛大的杀猪饭。待大家吃饱喝足返家，主人家还在忙一些碎活，将剔好的猪肉拎进另一口满是盐巴的瓦缸里，因为杀年猪只是前奏，腌腊肉和灌腊肠才是重头戏。

大约一周之后，待猪肉里里外外都透着盐味时，才开始腌制。当然在此期间，人们已经精心准备了一番，用盐、花椒、八角等调料，细细揉搓，一层一层涂抹在火腿上，让皮里膜外都充分吸收香料的味。再用新鲜的柏树枝熏烤，随着青烟袅袅升起，挂在灶台前的一排排猪肉便开启了蜕变之旅。小孩子通常负责看火候，火小了，就往灶孔中加一把柴火；火大了，就取出一些柴火。坐在灶台前的我们被熏得眼泪汪汪，可心里却很开心，因为事情做完，大人们会切几片腊肉炒个小菜来奖励我们。

熏烤完成，大人们将一块块火腿和腊肠拎到阁楼上挂着。柴屋的油烟味混合着风和阳光，慢慢风干，腌制的猪肉就有了质的变化。有时候，我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抬头看着阁楼，那一排排挂着的腊肉，金黄泛红，心里就觉得这个腊月是最幸福的。

人们用这种颇有仪式感的方式来迎接腊月

和过年，那招摇着的腊味，铺天盖地一直弥漫到大年夜。那种盛大的幸福，我想从乡村里走出去的人都不会忘记。



雪之歌

如絮，飘在天空
 寂静无声
 有人敞开窗，看
 飘扬的歌声
 飘逸的梦
 飘逸明亮

飘呀，落呀，飘呀
 落在地上
 迈步更谨慎了
 脚印更清晰了
 天空的明亮，明亮了
 大地

有人打开门
 捧着，明亮的温柔
 缓缓进了自己的土壤
 天晴了
 天空无声
 阳光宁静

冬天

喜欢冬天
 虽然它寒冷
 虽然它之后就是春天
 可它提醒人们穿上棉衣
 单这提醒，就值得
 记一辈子

喜欢冬天
 喜欢它的雪
 它提醒人们走路小心
 更重要的是，它
 洁白了大地
 清新了空气
 就像一些事情清醒了你

诗一首

□于金元